

尚金格 | 主编
五彩非洲译丛

家书一封

〔安哥拉〕奥斯卡·里巴斯 著
尚金格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尚金格\主编
五彩非洲译丛

家 一 封 书 封

〔安哥拉〕奥斯卡·里巴斯一著
尚金格一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封家书 / (安哥拉) 奥斯卡·里巴斯著; 尚金格译.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 6
(五彩非洲译丛 / 尚金格主编)
ISBN 978-7-5378-5603-4

I. ①一… II. ①奥… ②尚… III. ①长篇小说—安哥拉—现代 IV. ①I4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0729号

书 名 一封家书

著 者 [安哥拉] 奥斯卡·里巴斯
译 者 尚金格
责任编辑 关志英
装帧设计 李中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邮 箱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04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603-4
定 价 42.00元

从 前

一

在 1882 年，罗安达没有这么多的豪华别墅，只是一座很朴实无华的城市。城市的规模也不大，街头道路旁还长有大大小小的仙人掌树和灌木，它们生长得很茂密，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氧气。

后来，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这座城市像是一座新城一样巍然屹立，它让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时候，孩子们性格没有定型，无忧无虑。他们享受着自己的农村生活，享受着自己没有奢望的生活。时间让他们变得健壮，附近村庄的变迁也给孩子们讲述着所有发生过的故事。相信，未来孩子们仍会拥有一份纯真的乡土气息。

在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上，成群的猪和母鸡围绕在村民的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由、那么无拘无束。小羊们在那里高声叫着，它们一边叫一边跳来跳去，挂在脖颈上的铃铛也跟随着它们跳动的节奏叮当乱响。那个时候，每当城市进入黑夜，人们沉睡的时候，便有很多凶猛的动物慢慢地接近这座城市。不

管是狼、豹子、鬣狗，还是成群的野狗，它们总是静悄悄地潜入这座安静的城市，并在这里徘徊着，寻找它们钟爱的食物。有时，凶猛的野兽也会冲进可怜的居民家中寻找食物。

不过，在这个城市里现在最致命的危险不是来自凶猛的动物，而是来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他们选择躲藏在浓密的荆棘丛中或高大的仙人掌树下，趁人不备手拿着刀具突然窜出来拦住过往的行人。他们先对行人进行残酷的殴打，然后，再把行人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有时甚至将行人殴打致死。所以，一到黄昏时分，整个城市的街道都被恐慌笼罩着。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村子在悄然地改变——当地居民拿起武器开始反抗土匪的洗劫。他们三五成群在村子的四周进行值班巡防，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义务保护自己的村子，也愿意为了自己的村子和家人与土匪拼命。在村子的北部，一些欧洲房主的房子大都位于小山的最高处，它们与葡萄牙人弗兰西斯科·瓦斯空萨罗斯·达库尼亚将军 1638 年修建的圣·米格尔城堡一样，直到现在仍然屹立在那里，同样屹立在那里的还有那所建造于 1575 年的圣·赛巴斯提安大教堂。

一些文明程度比较高的村子的居民素质相对较高。他们建造房屋的时候喜欢依山而建——像卡祖诺村子的房子一样。经济不是很富裕的人家选择把自己的房子建在山坡上或者是山脚下，这样的建筑模式和印孔博塔地区的房子一样，而且房子的地基也非常牢固。

在蔚蓝大海的尽头，我们看到深蓝色的天空。每天很多人停留在海边不愿离去，他们喜欢在这里享受一份安逸；然后，再回到城市中属于自己的地方。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抛弃自己

的工作，在这里尽情地逍遥自在。人们在这里你来我往好不痛快。但是，有时的情况却并不如此，因为在这里仍存在大片的荒地以及堆成小山似的垃圾堆。不过，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垃圾成山，这丝毫没有扰乱他们尽情快乐的欲望。

浩瀚的大海拥有广阔的胸怀。以前，它炫耀着自己的光环，现在它仍然炫耀着自己的美。一些文化古迹像是一条白色的纽带点缀着美丽的小岛边界。那里生长着高大的椰子树，这些树是在古老的刚果古王国时期种植在这里的。那时的刚果王国财力十分雄厚。古老的刚果货币是一种来自大自然的贝壳，名叫恩津布。这些贝壳成为古刚果王国的流通货币。所有人都对这种贝壳有种狂热的占有欲，拥有贝壳便等于拥有了大量的财富。

在小岛和大陆之间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港湾和一个港口，很多年前，这个港口的主要业务是运输黑人奴隶。几百年前，大量的黑人奴隶从这个风景美丽的港口被贩卖至其他国家，特别是当时的南美洲巴西等地。从此出发的黑人就此踏上了成为奴隶的生活道路。这里除了运输大量奴隶前往欧洲港口外，还是珍贵木材黑木原材料的集散地。

由于大量的财富被当局搜罗进钢筋制成的大门内，可怜的人们为了得到所谓的财富只能背井离乡四处奔波。这片土地上痛苦无处不在，从大地到大海总是有人在饱受磨难。无休止的痛苦一定能够激发人们消除灾难的决心，让痛苦的生活见鬼去吧！朔望月引发的潮汐掀起巨大的海浪，奴隶们在大海上也饱受颠簸的苦楚。一些奴隶主用死亡做铺垫促成新的政权，他们用肮脏龌龊的手段腐蚀着人类文明的光芒。非洲雄狮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疑惑：数以百万计的奴隶们被他们用无耻的思想束缚着，

很多非洲国家的人民仍然笃信可恶的陈规陋习；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得到平等和自由——在农村，人们需要文化教育并且迫切地等待着真实的变革。而那些奴隶主却认为非洲是他们的后花园，他们总想拥有更多的黑人奴隶。

安哥拉这个国家，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包括贸易不公平。不公平一直在刺痛着安哥拉，而我们的罗安达城就是这个国家的抛锚地。有数以百万计的安哥拉儿女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奴隶生涯，这里就是残酷生活的开始！今天的奴隶主们却想用一点点的补偿来清洗他们的罪恶历史，用一些微不足道的安慰来抹去他们的污点，以此证明他们自己的伟大。

这些奴隶主的行为让人们觉得很荒唐，甚至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在城市里，奴隶们背着奴隶主逛街；在山村里，奴隶们肩膀上扛着重重的轿子，里面坐着奴隶主，后面还跟随着大量的仆人和随从，奴隶们的口中歌唱着奴隶主爱听的歌曲。在出行方面，起初那些蛮横的奴隶主还端正地坐在轿子上面；后来，他们坐在安稳的轿子上面打起了瞌睡，轿夫们四平八稳地抬着重重的轿子不敢有一丝马虎。

当轿夫们的肩膀被重重的轿子压痛的时候，他们的疾病随之而来。安稳地坐在轿子上的奴隶主却像白痴一样无忧无虑地四处游荡。如果金钱对你产生了诱惑，你看到金钱会像触了电一样，你想成为金钱的主人，那么你就要像一匹马一样为高高在上的绅士卑躬屈膝。很多事情有它自己本身的理性存在，但是，我们仍然要战胜不和谐的理性。如果你问为什么，因为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人性之间的差距却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和缩减；而

自从 1888 年 10 月 31 日开始，火车便能带着我们在远离海岸的丛林里穿行，后来汽车的出现让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后来，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可以驾驶风驰电掣的汽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奴隶主们开始慢慢地剥去自己身上的那层兽皮，并且开始救赎那些让他们无地自容的无耻行为，曾经的奴隶舞台慢慢地落下了帷幕。

由于历史的美好传承，当地土著女性穿起自己本民族的服装：一块肥大的布料包裹着自己的身体，从她们的腋窝一直到脚踝部位。很少能看见本地的妇女穿着欧洲女性的时髦服装。最近，在这里我也能时不时地看到一些不同款式的女士衬衫。有一个女人不喜欢土得掉渣的传统服装，她一直钟爱欧式服装。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玛利亚·达·孔塞伊绍·本托·娃利亚女士。她是当时第一个穿着欧式服饰的安哥拉女人，而且她总能购买到最新款式的衣服。心里特别钟爱欧式服装的她，成为这里一个引领时尚的安哥拉妇女。诺顿·德·马托斯将军在安哥拉执政时期，曾大力推动引进欧洲本土的服装。

在我漫长的童年回忆里，罗安达总是充满了肮脏、土匪、灌木丛，但后来我领悟到我们的首都罗安达也拥有它独特的魅力和风格。起初，城市发展建设非常缓慢，随后进度才慢慢有所提升。最后，城市的建设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大片荒芜土地上的灌木丛和杂草被清理，村民慢慢地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村庄。大家都开始喜欢穿着漂亮的衣服了。村庄里那些庇护土匪的灌木丛被连根拔起，从此村子里没有了恐吓和抢劫。

今天的罗安达充分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与其他现代的城市建立了合作关系。城市慢慢变得漂亮，人们工作在优美的城

市中感觉到很幸福。当然，一些小村镇仍然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的状况！为了更好地消除这些不安全因素，只能痛下狠心从根源上铲除它们。

你曾经看见的和你现在看到的，以及你未来预见到的罗安达，是由诺瓦斯先生开创（保罗·迪亚斯·诺瓦斯是罗安达开拓者第一人，安哥拉第一任总督）的罗安达！今后，你眼前会出现一幅壮丽的景色。

也许，解决土匪侵扰的办法便是把村庄里所有的灌木丛全部连根铲除。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灌木丛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它们直接的受益者。它们能够抵抗恶劣的气候和太阳暴晒，它们的存在让这个城市也变得浪漫。抒情的诗句并不会改变这个城市，不过，城市仍然会被诗人的飞翔诗句包装起来。城市中心高高的大树、矮矮的灌木丛保护着栖息在这里的小鸟。这是文明社会的表象。

罗安达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它有着千万不能错过的美丽的自然风景。如果你生活在雨林当中会感觉到自然的美和情趣，因此，你会成为大片土地的亲人。天空中又一次响起因树叶碰撞而产生的动听乐章。每一棵大树都拥有自己的舞台，每一个舞台上都有它自己的鸟儿歌手。听到小鸟的鸣叫，你会变得充满青春活力。它的鸣叫会成为一首经典的歌曲。茂密的树木给我们带来一个庞大的小鸟家庭，比如斑鸠、白尾锥鹦鹉、梅花雀、挑额锥鹦鹉、长尾霜鹁、鸚鵡、金丝雀、安哥拉紫蓝饰雀等。你的小家反而成了绿色家园的装饰。生活在一个空气清新的环境里，心情自然会更加舒畅。美丽的环境会让你的孩子们着迷，也会让游人流连忘返。

婚礼之日

—

遥远的 1882 年，在卡祖诺村子里有一所小房子，房子里居住着一个名叫若阿金的小伙子。他是一个有着二十五年工龄的泥瓦匠。他的房子和其他当地人的房子一样，有两个房间和一条小走廊。房间里没有任何高档家具。一间房是卧室，里面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桌子被他当成了床头柜。一个行李箱上放着一个纸盒子，地上摆放着一个土陶罐。另外的一个房间是他的餐厅，餐厅里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三条腿的凳子以及几个小马扎。墙上的泥巴好些都脱落了，站在屋内就可以看到屋外的风景。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若阿金正和他的四位好友在餐厅里聚餐。一盏陶制油灯发出昏暗的亮光，灯芯吃力地吮吸着棕榈油并散发出黑色的烟和一股刺鼻的气味。虽然，没有人指责棕榈油灯的缺点，但人们的鼻黏膜却一直在“强调”刺激气味的危害。

若阿金非常高兴——他每天晚上都愿意和自己的好朋友聚会，他们几个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旁边摆放着几个用来盛放葡

葡萄酒的大碗和陶瓷杯子。前来聚会的朋友们都喜欢喝点小酒高声畅谈，直到酒终才算罢休。今天和以往不大一样，他们前来这里是為了祝贺若阿金，因为今天是他和未婚妻订婚的日子。

“嘿，若阿金！”一个朋友慢慢地点上一根香烟，又一口喝完了杯中的红酒，然后问道，“那个和你谈恋爱的女孩子是若昂娜吗？”

“不是，我曾经和她在一起过。不过，很久之前已经分手了。”

“你们为什么分手啊？”朋友追问道。

“哎呀呀，那个女人是个拜金女啊！今天向我要钱，明天还向我要钱！哎呀，那个女人太麻烦了！”

突然有人敲门，若阿金急忙起身去开门。他认为是卡塔丽娜来了，所以整个人像一个弹簧般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径直朝着房门跑去并拉开了房门。

“哥们！你过得咋样啊？”一个男人的声音。

真倒霉！并不是他的女朋友卡塔丽娜。若阿金满心欢喜地等待自己女朋友的出现——他的心被那个女人俘虏了，但这个时候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男人。

“哦，是你啊！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若阿金掩饰着自己的失望。

“是我啊！我今天下午刚刚到这里。”

这个人 是安东尼奥·塞巴斯提昂，是安巴卡地区一个有名的生意人。他径直走进屋子，接着，向在座的人们大声打招呼：“嗨，老少爷们，晚上好啊！”安东尼奥个头高挑，皮肤有些发黄，他的鼻子很大，两只眼睛圆圆的。他开始和在场的人们一一拥抱。拥抱问候之后，他脱下身上的夹克衫和脚上的长筒靴。靴子上的

褶子很多，上半部分还有些变形。他的白色衬衫领上系着一条黑色的领带，头顶上戴着一顶椰子壳制成的帽子。

一旁的朋友递给安东尼奥一把歪腿凳子，他坐下去开始吃桌子上的东西，并向人们讲述一些逸闻趣事以及村子里的一些事情。他边讲边摆弄手指上的金戒指，还不时地整理一下西装。

他讲述的是“卡伊苏厄运事件”。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吗？在场的很多人都很疑惑。

故事是这样的：

在仙人掌树和高高的芦苇边上有一块小水塘，那里的风景美得仿佛一幅天然的画卷。一棵棵大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大树上居住着斑鸠、小鹦鹉、紫蓝饰雀等鸟类。它们的存在使得此处的风景更加美丽。大树的后面有一些小山包，小山上有着大大小小的用杂草建成的茅草屋——这种美丽的风景在宽扎河流域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

有一个酷爱钓鱼的小伙子叫卡伊苏。有一次，卡伊苏想弄点下酒菜，尽管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他还是跑到小河边钓鱼，他钓到了一条巨大的鳄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卡伊苏和那只巨大的爬行动物厮打起来。小河并不深，鳄鱼张开大嘴，长长的尾巴从水中露出来，试图吃掉它眼前的卡伊苏。小伙子 and 鳄鱼贴身抱在一起扭打，他挥动拳头用力敲击大鳄鱼。卡伊苏和鳄鱼都努力捍卫着自己的生命权益，相互用嘴巴撕咬着对方。当时的场面一定是令人胆战心惊的！

最终，卡伊苏因体力不支败下阵来，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意识，他被鳄鱼扑倒在小河里。根据鳄鱼的习性，鳄鱼是一定会骑在受害者的身体上把他当成美餐带走的。

当卡伊苏逐渐恢复知觉的时候，他已经被鳄鱼拖到了河边的一块小石板上。那个河岸是一个堆满碎石头的石子滩——起初，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慢慢地，开始有人了解这个死亡之地了。

卡伊苏感觉浑身乏力，大脑里闪过一个念头——自己是不是快要死了？当时和卡伊苏厮打的鳄鱼并不在他的身边；因为，它把卡伊苏拖到河边之后，就赶忙去招呼其他的鳄鱼朋友前来享用这顿人肉大餐了。它和它们属于一个“利益团队”。听到自己同伴的招呼，鳄鱼们迅速往过赶，它们身上散发着生命和死亡的气息。

生命是一种猛烈的呐喊，给我们能量，激励着我们；它又像冒着熊熊黑烟的烈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而火热的前景。

死亡是一个张牙舞爪制造不幸的魔鬼。在地狱的大门口，它们展示着长长的獠牙，肆意地啃咬着人的肉和骨头。

这些不懂语言的鳄鱼只知道狼吞虎咽地吃，就这样，人的身体到了它们的肚子里。太可怕了！这便是死亡，这便是残忍的死亡！

清醒过来的卡伊苏意识到自己必须赶紧逃跑。他试着站起来，可是，不可能——鳄鱼们不肯轻易丢掉这顿

大餐！那只疯狂撕咬卡伊苏的鳄鱼已经回来，它又一次撕咬住小伙子的腿。一瞬间，卡伊苏腿上又多了很多伤口，血流如注。尽管他连连后退却依然不能逃脱被鳄鱼撕咬的命运。

卡伊苏躺在石头上大声哭泣，此时此刻，他又产生了继续反抗的勇气。急促的呼吸使得他的胸部上下起伏，两只眼睛也睁得溜圆，整个身体也不断地剧烈抖动着。很快，他看见几条鳄鱼从河里游出来爬上了河岸。每条鳄鱼都露出自己锋利的牙齿。卡伊苏知道它们是来吃自己的，并且一定会把他吃得干干净净，一块不剩。他想大声呼救，可是，却没有力气喊叫，只是不停地打冷战。卡伊苏从未感觉到这条河是那么的可怕，此时此刻，这河滩像是用撕咬方式处死囚犯的刑场。

卡伊苏使出全身的力气试图离开河滩，他想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离开死亡之地。他忍受着全身的疼痛慢慢地匍匐前进，抓住地上能接力的东西往前拖行自己的身体，最终，他克服了剧烈的疼痛爬到河岸的最高处。他心里既高兴又激动，开始大喊救命，向过往的行人请求帮助。

也许是他命不该绝，小河旁边有不少住户，居民们听到他的呼叫声便开始四处寻找。不一会儿，人们在河岸上发现了呼喊救命的卡伊苏。他们听到小伙子的惨叫声，看到他被鳄鱼撕咬得血肉模糊，心里都特别的难受。

小伙子运气非常好！

与卡伊苏厮打的鳄鱼后面，又出现了四条鳄鱼。它

们像从远方请来的客人一样，准备前往主人家里享受人肉大餐。

赶来的鳄鱼并没有看到自己朋友炫耀的战利品，它们之间立即陷入了“内战”。那种残忍血腥的场面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它们像魔鬼一样暴露出丑恶的嘴脸，疯狂地相互撕咬对方的身体。

一瞬间，恐惧在在场的民众中蔓延开来。鳄鱼们愤怒而肆意地在河中翻滚，溅起大大的水花，河水冒着气泡发出巨大的响声。鳄鱼们用巨大的尾巴相互拍打着对方的身体，它们像恶魔一样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凶猛的动物相互对抗的时候只剩下残忍和死亡。“客人们”集体攻击撕咬卡伊苏的鳄鱼，慢慢地，有一只鳄鱼沉入水底，还有一只鳄鱼只剩下头部露出水面。

鳄鱼的世界里，夹着尾巴逃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一只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小鳄鱼也会一直陪在自己同伴的身边，绝不选择逃避。在它们准备攻击、捕捉猎物时，小心翼翼地躲藏在水下面，一动不动地隐蔽、伪装，就像它们已经死了一样，很长时间它们都不随意晃动，也不探头观察。因为，任何小失误便会失去捕捉猎物的机会。

鳄鱼之间的火药味没有散去。它们还在滑动双脚追逐撕咬卡伊苏的鳄鱼。

客厅里的人听完故事便开始发表自己对鳄鱼的高论。他们的高谈阔论就像黑夜中扑向灯光的飞蛾一样多。安东尼奥·塞巴

斯提昂有些钻牛角尖，他一心想弄清楚卡伊苏奇遇的每个细节。但根据他的讲述，大家一致认为：卡伊苏的故事比“木塔卡隆布霍乱”事件出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卡伊苏与自己的妹妹关系非常差劲，从来不说话。木塔卡隆布先生和他的妻子放弃了以前的工作，现在，他们总是和修女们待在一起，遇到问题的时候向修女们请求帮助。卡伊苏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才招致厄运的。卡伊苏成功地逃脱鳄鱼之口后，木塔卡隆布教授了他一些通灵的方法，后来，卡伊苏从事了通灵这个职业。木塔卡隆布教授他通灵的原因是他曾经和鳄鱼在小河中上演过生死之战，还活着逃出鳄鱼的魔爪。那时，卡伊苏的妹妹亲眼看到哥哥被鳄鱼攻击，她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救自己的哥哥，从那以后兄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好转。

后来，关于通灵的传言在人们中间蔓延开来。若昂大叔便是传言的传播者之一。他说，他知道当一个人需要通灵的时候，必须事先了解逝者的生活习惯，否则便达不到通灵的效果，而且，召唤的灵魂会缺魂少魄；如果通灵期间掺杂一些坏的习惯和恶劣行为，还会很容易地将通灵者置于死地。

人们开始纷纷议论卡伊苏的身份。据说，他现在成了鳄鱼的传话筒。它们和卡伊苏是不打不相识，鳄鱼们给予他神奇的力量，他拥有了和鳄鱼对话的能力，还可以与蛇沟通。鳄鱼和蛇给他讲述了很多属于它们世界的离奇故事。

流言在人们中间传播的时候会无限地被人为夸大，像滚滚不停的波涛疯狂来袭并伴随着轰隆的巨响。流言蜚语带来的负能量无比的惊人，甚至给很多人带来不幸和死亡，但人们却依旧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最后，每个人讲述卡伊苏故事的时候都

有自己的版本。即便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讲述的人多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夸张的大话成了爱慕虚荣者的虚伪的外衣。

酒过三巡之后，几个人的讨论慢慢地平静下来。若阿金听着几个人的议论有些不高兴，他站起身来又给所有人倒红酒。而安东尼奥·塞巴斯提昂则坐在那里整理着头上的帽子。

“嘿，哥们，为什么不把你头上的帽子摘掉？”一旁的人看着他笑眯眯地说。

“不用，我戴着挺好。再说了，戴在自己头上丢不了啊。以前，一个大官说如果我摘掉自己的帽子便会给我一大笔钱，可是，他被我拒绝了。”

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一种神秘的微笑在每个人的脸上露了出来：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安东尼奥和他那顶用椰子壳做成的帽子搭配起来十分好笑。

短暂的沉寂之后，一个人站起来打破了平静，他说：

“咱们这里谁挣钱最多？是总督大人还是军人？我觉得军人挣钱多，特别是那些肩上扛军衔的军人。若阿金曾经是一名军人。”

“当然是军人挣钱多，要说这个话题可长啦……”

问题引发了大家长时间的辩论：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总督大人挣钱多，他是安哥拉法律的缔造者和监督者；另一些人却笃信军人的口袋更饱满。不过，客观来看，后者的想法和事实有很大的差别。

女朋友卡塔丽娜的迟到，使得若阿金非常紧张。他觉得时间太晚了，他没有兴趣听狐朋狗友的八卦消息，他的大脑早已开了小差；虽然人坐在这里，但心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他强壮的身体